

# 匪俄鬥爭新階段

##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在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廿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匪俄鬥爭新階段」。座談會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出席參加者有（以簽名為序）：孫桂籍、施岳、魏守嶽、蔡葩、丁慰慈、孫雲峰、歐陽無畏、張鎮邦、呂律、陳森文、朱少先、嚴靈峰、尹慶耀、明驥、崔垂言、姚孟軒、鄧公玄、郭乾輝、朱文琳、關素質、鄒宇光、王啓升、蕭濟容、傅啓學、項迺光、畢英賢、李界平、李柏泉等四十餘人，並承中、日記者多人與會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后，以供讀者參考。

###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本所舉行第廿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的題目是「匪俄鬥爭新階段」，承許多專家學者及外交部蔡司長、丁參事光臨指教，深表感謝。

匪俄鬥爭問題，一直為全世界所一致矚目，本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是經常不斷地在進行。

匪俄間之鬥爭發展到現在，可說已步入一個新階段。就本所收集的資料來看，莫斯科重要的宣傳機構，已公開承認蘇俄支持毛匪內部的反毛鬥爭，這是過去所未見的。而且蘇俄在廣播與報紙中，也不斷肯定地論斷毛匪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必將失敗。一個月前，廿一屆聯大開始表決所謂我國代表權問題時，蘇俄竟當場分發十月廿七日真理報所載抨擊共匪「關於中國事件」的全文。上週國際共黨所謂國際工人大會理事會在蘇菲亞開會時，蘇俄代表更偕同其他有關人員，在會中將中共代表從發言台上扯下台並且驅逐出會，這種激烈鬥爭，似正日緊一日。匪內部最近又大肆公審彭真，重新掀起反蘇、反修的高潮，作為對蘇俄的報復。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匪俄鬥爭今後必將比過去更

為激烈。所以這個問題也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今天能請各位先生光臨參加，主要請各位先生指教，並且透過本所出版品及新聞界的合作，使國內對這一問題能獲得有系統的了解。

座談會的進行，先請三位先生就最近的情況作一報告，第一、請呂律先生就「匪俄關係新發展」作一扼要報告；其次請歐陽無畏先生就「匪俄邊境衝突」及蕭濟容先生就「現階段匪俄經濟關係」各作報告。三位都是國內研究有關問題的專家，在報告之後，再請各位先生指教。（歐陽無畏先生報告下期刊出）

呂律先生：

## 匪俄鬥爭的新形勢

主席、各位先生：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新的形勢要加以研討，這就是匪俄之間的鬥爭在最近三、四個月突然惡化，其具體的特點是：

一、自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發表以後，匪俄之間的鬥爭，已經從兩個黨的鬥爭發展為兩個政權的鬥爭；

二、共匪聲明，它要同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要同蘇俄及走莫斯科路線的各國——劃清界限，要建立沒有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參加的國際反帝統一戰線；

三、共匪的「紅衛兵」已在北平蘇俄大使館前示威三次；

四、匪俄雙方相互遣回對方的留學生；

五、共匪的反蘇組織活動已侵入蘇俄境內；

六、共匪數十個無線電廣播電台對俄境作反蘇

的宣傳；

七、蘇俄的「蘇中友好協會」訪「華」團中斷訪問的日程，提前回國；

八、匪俄雙方均利用一切傳播工具互作攻訐誹謗對方的宣傳；

九、蘇俄和走莫斯科路線的各國共黨正在積極促成國際共黨會議，藉使共匪受到應得的報應；

十、匪俄雙方相互攻擊對方製造邊境上的緊張局勢。

這個新形勢，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一定的過程形成的。此項過程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並且可以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從一九五六年二月的俄共第二十次大會到一九五九年二月俄共第廿一次大會，這個三年是匪俄之間鬥爭的初步階段，也是暗鬥的階段。起因是：（一）俄共第二十次大會清算了史達林個人崇拜的

領導作法，（二）提出「現代國際局勢發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亦即「關於兩個體系的和平共存問題」，「關於現代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關於不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

二、從一九六〇年初到一九六二年底，這個兩年為匪俄關係開始惡化的階段。起因是：（一）毛匪不贊成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通過的俄共新綱領強調「三和」「兩全」的政策路線；（二）毛匪不滿黑魯曉夫與艾森豪在大衛營的會談；（三）蘇俄對匪印邊境發生衝突表示遺憾。於是共匪利用列寧九十誕辰的機會一連發表三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而蘇俄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對匪實行經濟制裁——廢除幾個技術協定和合同，撤走一千三百多名工程技術人員，並且將進行中的工程藍圖也帶走。

三、從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半，在這差不多二年的中間，是匪俄之間公開分裂的階段，也可以說是明爭的階段。起因是：（一）蘇俄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決裂，共匪為阿撐腰；（二）美英蘇三國簽訂局部停試核子條約，共匪指為核子的壟斷。在此期間，匪俄雙方相互推出大量持論尖刻辛辣的攻擊對方的文章，但蘇俄為圖息爭，曾倡議舉行

一次雙邊會談，并且最後逼黑魯曉夫下台。

四、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是蘇俄委曲求和和共匪執意要論戰到底的階段。這個階段上的主要情況是：

(一)俄共在黑魯曉夫下台以後，會連續發表三項具有政策性的文字和言論——即「真理報」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發表一篇題為「俄共不可動搖的列寧主義總路線」社論，十一月一日發表一篇題為「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偉大旗幟」的編輯部文章，以及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發表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四十七週年」的演說，表示希望與匪言歸於好。

(二)共匪因為在黑魯曉夫下台以後，俄共仍然強調繼續俄共第二十次、廿一次及廿二次大會制定的總路線（即共匪所指的「三和兩全」路線），諷刺俄共在實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除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匪「人民日報」為維護中蘇團結而鬥爭」的社論中提出七點主張之外，并且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莫斯科會議」以後，由「紅旗」發表一篇文章說：「既然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原則分歧，既然現代修正主義者認識我們那麼多，他們又不願意承認錯誤，我們當然有權利批評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要停止公開論戰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個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萬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評不完，就批評它一萬年。」

(三)據「真理報」本年十一月廿七日編輯部的文章說，蘇俄代表團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北平同共匪頭目會見時，曾採取重新改善兩黨和兩國「關係

## 匪俄鬥爭新階段

的一個步驟，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國共黨協商會議的參加者提出不願現有分歧對支持北越反對美國進行聯合行動的建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八日，俄共致共匪一信，提出改善兩國「關係」的途徑，去年十一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提出協商社會主義國家支援北越統一行動的建議，并建議各國共黨召開高層會議，都被共匪拒絕了。

五、從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發表以後，匪俄的鬥爭又走上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與以前各個階段的最大不同之點，它不但不避諱反蘇的言

蕭濟容先生：

# 現階段匪俄經濟關係

關於匪俄經濟關係，可以分三方面說。

第一、匪俄貿易關係：自偽政權建立，在貿易上即倒向蘇俄，在最初之一九五〇年，匪俄貿易額佔匪外貿總額百分之四十一點二，到一九五四年達百分之六十四；絕對數從一九五〇年的五點七九億美元，上升至十三點三七億美元。至一九五九年，匪外貿總額增至四十點二三億餘美元，匪俄貿易額佔百分之五十一，而絕對數達二十點五五億美元。自後，由于匪俄交惡，且匪受長期災害影響，匪俄貿易驟急下降。一九六四年貿易額僅四點四九億美元，佔匪外貿總額百分之十五；一九六五年再降至四點一六億多美元，佔匪外貿總額百分之十三點三。從一九五〇年到六五年的十七年中，一九五〇—一九五五年，匪每年入超一億美元以上；一九五

論和行動，而且要特別強調反蘇的言論和行動。指蘇俄的路線是「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它認為，「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又說，「對於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必須劃清界限，堅決揭露他們工賊的真面目……」。甚至於還指蘇俄是它「第一號的敵人」。

匪俄鬥爭過程和它的新形勢，就是如此。

六—六五年每年有大量出超，計十七年內，匪對俄貿易進口為八二點二七億多美元；出口為八九點八七億多美元，十七年淨出超達七點六億多美元。

對俄貿易之商品構成，歷年來有一顯著特點，即進口者絕大部份為工業設備——機器及成套設備、軍用物資、黑色及有色金屬、石油等；出口者絕大部份為礦產品、食品、紡織及衣着類。十七年進口貿易之八二點二七億多美元中，工業設備與機器達四〇點五八億多美元，幾佔全部進口貿易之一半；如以工業設備、黑色及有色金屬、石油及石油製品三項合計，十七年共達六四億多美元，佔全部進口貿易百分之七十七點八。出口方面，十七年來出口礦產品十億七千多萬美元，佔全部出口貿易八九點八七億多美元的百分之十一點八；紡織品及衣着類

達二三點七六億多美元，佔百分之廿六點四三；糧食及食品類達廿五億美元以上，佔百分之廿八點四二，上述三項合計十七年出口達五九億五千萬美元左右，佔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三。

十七年來之匪俄貿易，充分表現了匪經濟對俄之依賴性，尤其建設物資方面，幾百分之九十由蘇供應；出口則絕大部份為糧食、衣着及礦產原料，雖然每年也有機器出口，為數極少。但此一形勢，自一九六〇年以後即突為之變；如俄輸匪機器，一九五九年會高達五九、六九〇萬美元，至一九六二年最低僅為二、七三〇萬美元，（一九六九年已回升至七、六九〇萬美元）這說明了因俄援匪中止，造成匪建設停頓，故輸匪機器驟減；以言匪出口，食品類輸俄一九五四至五八年，每年平均約三億美元，一九六〇年以後，僅二、〇〇〇萬美元左右，即以匪宣傳豐收之六四一六五年，亦不過六、〇〇〇萬美元左右；再如紡織衣着類之輸俄，一九五九年最高時達三點四五億多美元，至一九六五年降至二、六七七萬多美元。可知匪近幾年農業生產仍然未能好轉，而紡織品輸出，也不以蘇俄為唯一市場。上述各種情況，不僅說明了匪俄貿易之衰退，更表現了雙方經濟關係之惡化，確已近乎分道揚鑣。

第二、匪俄債務關係：所謂匪俄債務，就是匪欠俄債問題。自從毛匪澤東第一次朝俄，訂定匪蘇互助協定及俄貸匪三億美元協定後；一九五三年匪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俄再助匪建設一四一項大企業，後擴大至一五六項企業，其中五五個企業值六點二五億美元。一九五八年匪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俄再助匪建設四十七個企業；一九五九年協議改為七八個企業，值十二點五億美元。以上有數可計者

，俄援助建設之企業共二三四項大企業，貸款二二點七五億美元。但匪欠俄債數字，雙方公佈文件頗有出入：蘇斯洛夫報告中之匪欠俄債為十八點一六億新盧布，折廿點一億美元；一九六五年南匪漢宸在亞非會議中稱，已還清俄債十五點六億美元，並包括利息。（但不包括蘇俄提供之機器設備、設計圖紙、專家費用）此項差額，大約即俄助匪建設時之其他費用。

關於匪俄債務方面，原無問題，然自匪俄交惡後問題即明朗化，且暴露出不少關鍵性矛盾。例如貸款大多用於購買軍火、機器等進口則通過貿易方式進行，匪出超用以還債；入超則為債款之增加；進口機器之價格又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乃構成債款計算糾紛之一。現在匪已清償俄債，雙方已不談債務問題，但由於俄債真象之公開，使吾人瞭解俄貸款共匪，主要為助其擴張武裝力量，而最大原因為支使其向外侵略（如參加韓戰與援助越共），而幫助建設，亦以軍工事業為主，所謂重工業為中心之計劃建設，對俄之依賴程度更大。是以雙方一旦交惡，共匪經濟蒙受影響至大，竟至三年內（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不得不全力「調整」經濟，建設計劃亦為之大大改變，共匪在受到重大損害之餘，談到俄援，固有談虎色變之慨。

第三、匪俄科學合作關係：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匪俄雙方訂定有關經濟之協定協議共九二筆，計貿易協定協議二六筆；援助及債款協定協議十筆；交通協定十六筆；共同利用及開發天然資源協定三筆；科學技術協定協議卅四筆；有關經濟事務之其他協議五筆。

一九五四年匪俄簽訂科學合作協定，定期於匪

俄境內舉行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此項接觸未曾中斷。一九六〇年匪俄交惡，但該年二月匪俄科學院簽訂該年科學合作協定；一九六一年除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外，並舉行第十第十一屆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俄並幫助共匪有關冶金、機械工業方面之科學技術資料，提高匪高分子化合物物理化學研究等；一九六二年繼續舉行第十二屆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並簽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及六三年上半年科技合作協定；一九六三年復簽訂雙方科學院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科學合作協定，並舉行第十三屆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一九六四年未舉行會議，一九六五年再舉行第十四屆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

成為科學技術合作主要內容標誌的是俄對匪所謂尖端科學早期之幫助，及科技人材之培養。一九五六年蘇俄在杜布拉成立聯合核子研究所，隨後匪亦參加，在較早時期，俄已助匪建立第一個原子爐。一九五八年黑魯曉夫雖以經濟互助委員會來強制推行各共產國家之國際分工與生產專業化，但對共匪基本上仍予大力支援，雖然匪在一九五八年已公開表示不能接受蘇俄「國際勞動分工」與「生產專業化」的原則——然共匪認為此原則適於蘇俄外之其他共產國家。再以科學人材之培養而言，從一九五〇年到五八年派俄留學生達七、〇〇〇人，其中研究生一、三二〇人；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武漢鋼鐵公司等企業先後派遣幹部至俄學習；至一九六六年，匪每年仍有百名以上學生在俄研究，至本年夏，俄始遣返匪留學生。匪留俄學生，幾全部為科學技術部門，截至一九六六年中斷止，留俄已返大陸之匪學生至少達萬名左右。

匪俄科學合作關係，本年以來始未聞有重要接觸，然不能認為雙方合作關係斷絕，因匪俄科學院尙簽訂有合作協定。

#### 第四、現階段匪俄經濟關係與今後發展可能：

據本年十一月廿八日蘇俄真理報編輯部文載，「中國領導人……一貫縮減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蘇聯的經濟和技術合作，以中共領導的反蘇路線來決定一切。目前貿易成了我們兩國間經濟聯繫的唯一形式。」同時，真理報並指共匪：「同時以毛澤東的觀念為基礎的政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失。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中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激劇的降落了，現在才達到一九五七—五八年的水平」。真理報所言，誠然是共匪經濟的實際情況，匪俄經濟關係現階段也的確如此。但以近年之貿易構成而言，雙方貿易之衰退為總的現象，構成之主要部份並不成比例衰退，如匪由俄進口之

機器，從一九五九年之五點九六九億美元，減至一九六二年之二、七三〇萬美元，從一九六三年起逐年上升，計六三年四、二一五萬美元；六四年五、七五四萬美元；六五年七、六九二萬美元，估計本年尚有所增加。是以雙方貿易衰退，一則由於共匪連續幾年來之經濟不景，再則匪建設方面多年停頓亦重要原因；另如石油進口（及其製品），匪因大陸生產增加，由俄進口者在六一年尚有二點一億美元，六三年降至一點零六億多美元，六四年降為四、一〇〇多萬美元；六五年僅一、九八六萬美元。今後，由於匪建設計劃之再開展，對俄機器、鋼材等進口固可能增加，石油等則可能繼續減少，或者難有大幅度增長。

蘇俄與匪經濟關係今後必繫於政治關係之改善，如彼此關係再予惡化，勢必使科學合作關係亦告斷絕，即維持經濟關係之貿易亦將在匪加強與西方

貿易之下而再為減縮。例如成都重具及具廠，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俄助匪建設項目之一，其重要維修與更新機器，共匪即未向俄進口。一九六五年向西方國家進口。有蘇俄助匪建設之一四〇個以上大工程之維新機器（已成者），匪盡量改向西方國家進口時，彼此關係將為一新的階段。反之，如匪俄關係改善，亦必為共匪與西方國家關係轉變，其必要之進口物資，不僅轉由蘇俄進口，所謂科學技術合作隨之會再度密切。惟在毛匪「反修正主義」與內部鬥爭未澄清前，似看不出有此跡象。

### 傳啓學先生：

## 我認爲這一次的匪俄鬥爭

### 是毛匪與俄共間權力之爭

我在詳細閱讀研究所分發的文件之後，對匪與蘇共之關係，得到這樣一個概念：即蘇俄雖然攻擊共匪，但仍留有一條與匪言歸於好之路，仍期望與匪取得妥協。從俄「真理報」發表的幾篇文章，便可有此瞭解。

我認爲，匪俄衝突的關鍵，在於蘇俄企圖「解決」毛匪澤東。毛匪既不聽蘇俄於前，現更採取對蘇敵對態度於後，蘇俄視之自如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後快了。毛匪以一介師範生，受雇北大圖書館；伺機參加各種活動，並未接受蘇俄直接訓練，其初與蘇俄亦無任何直接關係，毛匪在廿四年冬二萬五千里大逃亡中，在貴州遵義開會時，才取得中共領導權，以我的判斷，是

毛匪個人的野心，不是出於蘇俄的策劃。在大陸淪陷前，蘇俄為控制共匪，本有兩個中國的計劃。但美國誤信共匪是土地改革者。因美國政策錯誤，助長共匪囂張，整個大陸出乎蘇俄意外地全部淪於匪手。以中國大陸之大，如果受中共統一，蘇俄自然難再予駕御，對蘇俄來說，控制半個中國當然比控制全中國容易，所以，我以為，當初蘇俄也沒打算讓共匪盤踞全部中國大陸。可是當時毛匪僞作忠貞，對史達林五體投地百依百順。毛匪詭詐異常，不但欺騙了美國，蘇俄也受了欺騙。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一九五四年中共即發生高、饒事件。高崗可能較接近蘇俄，饒漱石時任匪組織部長，此二人可能即因其親俄而被清算。一九五九年，又發生彭、黃事件。彭德懷時任匪國防部長，黃克誠為匪總參謀長，彭在二萬五千里逃竄時，是毛匪親信幹部，被毛匪僞為得力幫手。彭、黃之被清算，是在兩人訪問蘇俄之後；可能蘇俄謀拉攏彭以打擊毛匪。自一九五九年後，有關匪資料中，不再見有關彭的記載，諒已被匪解決。匪俄鬥爭的趨向表面化，從「暗鬥」而「明爭」，即以一九五九年為轉捩。

最近，匪國防部長羅瑞卿，僞北京市市長彭真，均爲與劉少奇親近的份子，也都被清算，劉少奇本人也自身難保，而且實際上也等於受到清算。因爲匪內部可分兩派，一爲帶有中國「民族主義」的共產黨，從陳獨秀到毛匪，即屬此派。一爲親俄派，從瞿秋白到劉少奇，均由蘇俄羽翼。從高、饒、彭、黃，以至於羅瑞卿、彭真之被解決，皆爲反俄派對親俄派之爭。毛匪之所以反俄，因俄欲清算他，所以我認爲這一次匪俄鬥爭，是毛匪與俄共間的權力之爭。

自一九五九年，俄國各種技術人員自大陸撤退，匪俄關係惡化，雙方鬥爭趨於表面化。而毛匪用來與蘇俄鬥爭的新武器，便是借「民族主義」作幌子。據悉，匪在火車車廂內大肆懸掛班超等漢代經營西域名將的照片，想要欺騙我們大陸的同胞。因爲匪不能再用共產主義作號召了。

現在再談談邊境問題。

在中俄邊境，早有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議定兩國以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爲界，而現在實際疆界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沿線，俄人侵佔的土地面積超過東北九省之全部。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都是蘇俄侵佔我國領土的鐵證。此外如伊犁方面，會紀澤維會交涉修改崇厚與俄國所訂伊犁條約，結果只收回伊犁以南一部分土地，伊犁以西的土地都未收回，這都是歷史上證據鑿鑿的，加上共匪認爲「民族主義」是對抗蘇俄的有效工具，就引發了邊境問題。這是邊境問題的由來。

匪俄關係今後將如何演變？目前，美國希望匪俄衝突，共匪也巴望美蘇衝突，美、匪、蘇三方面都希望置身局外，靜觀其他兩方面的衝突，以從中取漁人之利。原來共匪之竊據大陸，在我國戰勝日本、取銷不平等條約、雄踞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擠身世界五強的地位之後，在大陸淪陷時，共匪事實上承襲了我國世界第一等強國的地位。毛匪及中共今日之所以受人矚目，原因實在於此。

當初如無蘇俄援助，中共必無法乘機坐大，但如今共匪羽毛漸豐，蘇俄對中共既不能武力解決，又不能和平說服，蘇俄已陷入無可奈何的尷尬局面。至於中共方面，從其一貫的策略來看，中共雖在共黨理論上和蘇俄相互攻訐，但在中俄邊界上，却只故作姿態，而不願真正觸發戰爭，與蘇俄武力衝突。目前匪俄關係正趨惡化，只要大陸上毛記政權繼續存在，或由林彪繼承毛匪

，匪俄衝突勢將無法妥協，但如親俄派一旦得勢，却可能言歸於好。

又關於我國反攻大陸的情勢究竟如何？我以爲，我國反攻初期勝負未分之時，蘇俄將在形式上吶喊助威，聲援共匪，但不至有實力支持。共匪驕狂自大，也不至要求蘇俄支援。萬一我反攻受挫，匪俄關係仍將維持上述的形勢不變。如我反攻勝利，或順利佔領長江以南地區，毛匪必被追下台，共匪必投靠蘇俄求援，情勢自然有變。即使我軍兵不血刃長驅直入，在東北、新疆方面毫無疑問會受到蘇俄的阻擾，將來反攻勝利以後，最困難的外交問題，仍是對蘇俄的問題。以上幾點淺見，請各位指教。

蔡 葩先生：

## 共匪宣傳美蘇勾搭反毛

### 俄亦不斷指責美匪勾結

匪俄關係，自大陸紅衛兵橫行、文化大革命赤潮氾濫以後，已更趨惡化。我現在僅擬作幾點綜合性的說明，首先要申明的，我的談話，完全是代表我個人，不代表任何官方意見。

目前匪內部的紛擾局面，造成的原因很多，無論是毛匪的教條主義引起黨內不滿、或匪政治經濟各方面政策的失敗引起一般民衆不滿、或大陸同胞對匪的倒行逆施普遍的深惡痛絕，當然都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但發展到目前爲止，我認爲匪黨內部的分裂爭權派系傾軋，才是主要原因所在。

林匪彪利用並挾持毛匪以達其消滅異己獨攬大權的局面，最近由於彭真之被捕，似乎已面臨最後攤牌的階段。但根據蘇俄近來報章及廣播宣傳來看，字裏行間，似乎大陸上目前匪共內部的鬥爭中，劉少奇、鄧小平的勢力仍大。俄真理報一再宣稱，共匪在大陸上各省市的機關學校甚至部分軍隊中的黨部，正進行改組、清除和鬥爭，如在重慶更發生紅衛兵與反毛份子流血事件，可見由劉、鄧二匪所代表和領導的反毛力量仍然還未能消除，鬥爭也顯然還不到攤牌的地步。

俄共在這次鬥爭中，自始支持反毛派。而且從俄共的宣傳中可見，俄共希望匪內部有一股「健康力量」存在，這是俄共最慣用的字眼，所謂「健康

力量」，就是親俄，左傾的力量。俄共並且希望有朝一日，這股力量能够領導匪黨走向所謂列寧主義的康莊大道。總而言之，俄共是希望匪內部反毛派得勢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莫斯科廣播稱，依據匪偽憲法二十八條規定，劉少奇「主席」一職，只有匪「人民大會」才能決定其去留，鄧小平「總書記」的職位，根據匪黨章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亦僅有中央全會才能變更。可是目前紅衛兵氣焰囂張，代替了黨政機關一切活動，故俄共担心中，鄧二匪日後可能被紅衛兵在軍隊支持之下鬥倒，而不依照偽憲或匪黨章的程序。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七日，俄真理報刊佈一跨佔全版地位的冗雜長文，其中向國際間提出警告，謂毛匪對外冒險行動最具危險。俄共並於次日，即十月廿八日，着令蘇聯代表團在紐約將全文分發採訪聯合國消息的記者，這種處理手法更是史無前例的事。匪黨因此一再叫罵，指責俄共阻擾其進入聯合國，由此文之分發觀之，蘇俄似亦確有此意。又就敘利亞提議「義大利案」為重要案，須三分之二多數表決一事觀之，敘利亞現為復興黨極左派當權，與蘇俄之關係遠較與毛匪為密切，蘇俄經常提供軍、經援助，協助修建水壩，敘案之提出，或亦可能是出於蘇俄之授意。

就目前大陸情勢而言，俄共自然希望反毛派得勢。反毛派如一旦得勢，可能重走親蘇路線，接受蘇俄軍經援助，向蘇俄一面倒，則蘇俄在遠東、歐美、中東、非洲、中南美的威望必然昇高，對外也必重探強硬態度。所以，匪俄之爭以及匪內部之爭都不可單純視為孤立事件，而在國際上講，與這些事件關係最大的，一方面是俄國，一方面則是美國。

美國對此一事件所採取的看法，當不能與蘇俄一致。就我國而言，不論毛匪或反毛份子，都是亂臣賊子，都是我們消滅的對象。

我很同意傅先生的看法，即俄共雖暫時退出大陸，但並未放棄其控制大陸的根本企圖。

假定毛匪在這次鬥爭中得勢，也就意味着林彪一派軍人的勝利，林匪狂妄好戰，以前曾發表一篇文章「人民解放戰爭」，主張「鄉村包圍城市」，以落後國家進攻開發國家，所以林匪如得勢，俄共的警告「共匪對外冒險值得警惕」可能就不幸而言中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屆時共匪是否會正式介入越戰，匪如一旦真正介入，我反攻復國的契機當更為逼近。

## 匪俄鬥爭新階段

另外再就匪與美蘇的關係來看。巴西親匪律師桑多士最近赴匪區訪問陳毅，陳匪在談話中指出，美匪戰爭殆為無可避免，美國有在蘇俄支持下組織新神聖同盟進攻中共之可能，匪正準備應付此一戰爭，屆時蘇聯可能從北方入侵，美國則可能從南方進攻。桑多士的記述當非虛構。共匪之宣傳美蘇勾搭反毛為時已久，陳匪談話並不新奇，但有值注意者，即其所謂「美國有在蘇俄支持下組織新神聖同盟……之可能」，這句話並非空洞的宣傳，而是實際表示匪內心真正之憂慮。匪雖一再聲稱台灣是由美軍所佔領，故意抹殺我國的存在，但它的所謂「神聖同盟」，實亦未敢忽視中華民國的強大反共力量。

至於蘇俄，也是不斷指責美匪勾結。其主要論據，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七日真理報所發表，一個是以前日本議會訪匪團和陳毅的會談，一個是華沙會議的繼續舉行。蘇俄對匪之高唱反美，絲毫不為所動，反而「揭發」匪在暗中與「美帝」勾結。蘇俄認為共匪反對共產國家在越戰中採取聯合行動，便是對「美帝」服務，便是聯合反蘇。俄共的確認為共匪反蘇，對於美國之牽制蘇俄在國際間活動，有重大貢獻。故俄對美匪間關係的演化也正在注視。

美國對匪俄衝突，似目前仍在一觀察注視階段，但僅就匪內部鬥爭而涉及的對美、俄關係來看，可知匪內部鬥爭的結局，對將來的國際關係，尤其是我國反攻前途，將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個人所見僅及於此，敬請不吝指教。謝謝各位。

丁慰慈先生：

## 俄對匪之陰謀洞若觀火

### 雙方裂痕難以彌縫合好

共匪對蘇聯的公開批評，據我的記憶所及，是一九五八年大鳴大放期間龍逆雲提出對莫斯科的指責，謂社會主義兄弟國共同對韓作戰，中共方面不僅須償付蘇方接濟的武器，且要付給利息，實屬欠公道等語。就當時的環境而言，龍雲所云云，顯係在毛匪嗾使下發言。

猶憶大陸陷後毛俄共蜜月時期，俄國人普遍被稱爲「老大哥」，老史甚至被尊稱爲「爺爺」，天安門前廣場的遊行，史魔的相片密密麻麻，多如雲海。其奴顏婢膝之處，後來居上，甚至凌駕外蒙與東歐各附庸國而上。但會幾何時，竟致凶終隙末，卒告脫輻。此雖是「小人之交」的必然下場，但其間也會經過許多屈折

據最近透露的資料，證實毛俄的決裂，實以一九五九年秋艾森豪威爾——黑魯曉夫的大衛營會談爲契機。據悉當時艾氏向黑氏力陳利害，謂中共廣土衆民，倘莫斯科決心要養虎貽患，由於中俄毗鄰，日後危害美國之處，或不及威脅俄國之處多，據聞當時老黑開後，頗爲動容，嗣艾氏復現身說法，力說原子戰後果之可怖，美蘇既均不願蹈自殺之途，祇有雙方自我約束，眞實走上克里姆林宮昔年所倡和平共存和平競賽之途，以救世界于毀滅邊緣。黑魔對艾氏此番苦口婆心的勸喻，不自覺地首肯。艾森豪威爾進而托請黑魯曉夫，于路過北平時，向毛匪致意，願意與匪改善關係。當得老黑允諾。迨黑魯曉夫由美返國順道訪北平時，轉述艾氏的致意。豈料毛匪冥頑不靈，不僅拒絕黑魔的善意，反而大肆鼓吹其人海戰術的謬論。當時毛匪曾表示，中國是六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原子戰發生，縱令炸死三億人，尚有三億人存在，仍不失爲世界上的第一個強國。當時黑氏聽此怪論後，竟不免爲之失色。但自此以後，毛匪發覺美俄之間業已取得高度的諒解。遂不免懷恨於心。實則克里姆林宮自始即對北平懷有戒心，因此前者供給匪僞一百七十幾個工業設備，但獨于對核子武器機密，雖非靳而不予，但却祇是教到適可而止。毛匪自此認爲美蘇有意獨攬核局，深表嫉恨。會根據雙方條約協定，提出互享對方軍事科學知識等規定，向蘇方要求，亦未得蘇方鬆手，至此，毛匪不僅未能滿足他的野心，且對內部的面子亦難以下台。

蘇聯不僅對太平洋的野心與中共的利益是直接衝突的，北平對非洲的打算也與莫斯科的看法格格不入。毛澤東對黑魯曉夫的指責中，其理由之一乃是俄國未曾利用一九五八年的中東危機以促成一「反帝」的「人民戰爭」。而在一九六〇年中共同向印度邊境作戰時，不但未得到蘇方的任何精神上的支持，反而尼赫魯「反動派」，源源不絕地取得莫斯科方面的援助。直到最近，共匪尙向蘇方作內蒙外蒙合併的提議，可見一斑。

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危機發生，最後蘇聯終於接受美國的要求，將基地

去銷，飛彈撤退。毛匪因堅持主張不惜蹈原子戰可能，與美週旋到底，但未達到目的。最後乃對蘇惡言相加。形成匪蘇交惡的更爲表面化。

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毛俄共之間的紛爭似乎會有短期寧靜。翌年二月五日，俄酋柯錫金訪問河內與北平，河內當局尙寄望于「柯之訪問，對加強與促進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及友誼，必將有積極性之貢獻」。

北平政策的最高目的，乃是拉蘇聯下水，以便「隔山觀虎鬥」。匪幫一方面唆使南越游擊隊在柯訪問河內時破壞美駐南越飛機與機場，逼使華盛頓將戰昇級；另一方面則阻撓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的援越物資，迫其改用海運，俾使美蘇發生直接衝突，但由于目前克里姆林宮的既定政策在避免大戰，所以這兩種陰謀均未能使中共達成其目的，因而毛匪與柯錫金政權之間的正常關係，始終無法建立。誠如蘇方十二月六日所指出的：

「中共領袖們實施雙重政策，圖強使各兄弟黨走一條加重國際緊張局勢的路線，終而陷入戰爭漩渦，而他們却超然于對帝國主義鬥爭之外」。——可見俄共對中共的陰謀不啻洞若觀火。

蘇聯現在已是小康之家，入上「有錢人怕事」之階段，而中共却是「惟恐天下不亂」。雙方戰略政策，自然難趨一致。衆之以「蘇共新領導把黑魯曉夫時期開始使社會主義全民所有企業蛻變爲資本主義性質的試驗，且用黨的決議和政令法令的形式肯定下來，在全國內普遍推行」。前此貶史運動既已使毛匪的偶像動搖，而目前的修正措施更使毛賊的左傾狂熱無法自圓其說，因此雙方的裂痕便難以彌縫了。

至于目前紅衛兵的所作所爲，真正是毛匪在馬列主義以外的自我作古，那才是到地的修正主義。「蘇修」與「中修」，還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嗎。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毛澤東是不是「民族主義者」呢？我個人以爲共產主義并無任何神祕之處，誠如費正清所分析的，「毛澤東不過是中國歷朝來最專制暴戾的帝王之一而已」。

## 施 岳先生：

### 俄共對匪之鬭爭採取新方略

表面容忍實則全面孤立共匪



茲就兩年來匪俄鬥爭之大勢，作一簡要檢討，就教於各位先生。

記得在兩年前，共匪與俄共尚能分庭抗禮，在共產陣營內，三分天下有其一，親匪共黨國家有其三，即阿爾巴尼亞、北越與北韓；親匪之共黨有十二，即印尼、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紐西蘭。此外，另有六個共黨分裂為二，它們是澳洲、比利時、錫蘭、巴西、印度與祕魯。

再就其擾亂民主世界言，由於蘇卡諾與恩克魯瑪分別在亞非兩洲為虎作倀，自萬隆會議後，匪之氣焰日張，企圖獨霸亞非，並將蘇俄排擠於兩洲之外。

時間對匪極為不利，兩年來匪日趨劣勢，親匪之共黨國家中，北韓則琵琶別抱，北越中立觀望，唯一始終隨其搖旗吶喊者，僅阿爾巴尼亞而已，至於過去親匪之十二個共黨，目前也有極大變化。現舉一例，已可看出其政治影響力之衰退與脆弱。俄共於本年三月廿九日在莫斯科召開第二十三次大會，匪黨以不參加相抵制，而追隨其後者，僅祇有日共、阿爾巴尼亞與紐西蘭共黨。

現在要問為什麼會有如此結果呢？主要原因之一係由於俄共採取了一套新的策略。

俄共自新領導階層上台後，對匪之鬥爭採取了一套新方略，在外表上盡量表示委曲求全與容忍，決不輕易與共匪吵嘴，以示「老大哥」之風度，并高呼「團結一致」、「聯合行動」；一面則以全力實施對匪之「圍堵」與「孤立」政策。俄共首先在共匪與共黨國家間建立一道高牆，再進而與共匪與中立國家間另行築起一道高牆，這樣就可使共匪陷於完全孤立。

俄共爲了澈底孤立共匪，雙管齊下地一面在共產陣營中實施對匪圍剿，一面展開全面外交攻勢。

在圍剿工作中，俄共所用之手法，係「多邊會談」與「雙邊會談」。較大之「多邊會談」有：「三月會見」前之阿拉伯國家共黨會議與拉丁美洲六國共黨會議，「三月會見」後計有去年六月在布魯賽爾舉行之十九個歐洲民主國家共黨會議，十月四日在莫斯科舉行之第三國際七次大會三十週年紀念（出席者有六十五個共黨），十月間於墨西哥召開之拉丁美洲共黨會談，以及本年十月十八日在莫斯科舉行之九國共黨會議。此外俄共更利用去年十月智利共黨十三次大會，今年一月義共十一次大會，十一月初保共第九次大

會以及十一月底匈共第九次大會等，進行「多邊會談」。

至於「雙邊會談」，俄共係以共黨國家爲主，去年三月至本年三月，俄共與世界各地共黨會談不下六十餘次，其中主要者如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蘇斯洛夫、謝列平、米高揚等多次分訪波、捷、保、羅、東德、南、外蒙、北韓、北越，而上述共黨國家首要亦屢至莫斯科訪問。

進而談談俄共之外交攻勢。蘇俄外交攻勢之展開是全球性的，但其重點在亞洲，首先是插手越戰，一則分化匪與北越之關係，并使自己在越戰中之地位升高；繼而調停印巴衝突，促成塔什干會談，結果，不僅加深匪、印之對立，且使巴基斯坦脫離匪之影響，而投入蘇俄之懷抱；最後係對日關係之加強，兩國首要之互訪以及各項協定之簽訂，致使日匪關係更趨低潮。

對非洲國家之統戰活動，亦爲匪俄鬥爭的主要戰場之一，蘇俄不得不全力以赴。且由於中共之顛覆與滲透工作過於露骨，致使非洲國家普遍掀起反匪高潮之有利條件下，蘇俄一面加強對於阿聯及阿爾及利亞之拉攏，同時普遍加強與其他非洲國家之往還。

最後談到歐洲，蘇俄對歐洲外交攻勢主要目標之一，係拉攏法國，破壞匪法關係，由於戴高樂之訪俄以及最近柯錫金之訪法，俄法關係已日益增強。

本年八月以還，共匪展開文化大革命及紅衛兵運動後，確與義共機關報之指責，實爲「自我圍堵」，無形中加速俄共對匪「合圍」之形成。俄共見時機業已成熟，如是一反一年來之緘默態度，起而對匪展開宣傳攻勢，各共產國家及各國共黨立即羣起響應，一致對匪加以譴責。由九月迄今，計有四十多個共黨表明立場，反對共匪，其中包括大多數共黨國家，另各國共黨中，在歐洲者有：義、法、英、芬蘭、瑞士、丹麥、比利時、奧地利、西班牙、希臘等；在亞洲者有：錫蘭、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等；在美洲者有：美、加、厄瓜多爾、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祕魯等；在澳洲者有澳大利亞。

俄共目前既已完成其對匪之「合圍」，使匪完全孤立，試問其下一步又如何呢？

根據一切資料研判，我們認爲俄共今後將努力於三項主要措施，以求達到一個目標。

一、三項主要措施：

①加強宣傳攻勢，并以毛匪為攻擊目標（十一月廿七日「真理報」已揭開序幕），并暗示支持反毛之當權派，旨在促使匪內部之分裂與鬥爭更形強化。

②保共及匈共代表大會上，該兩共黨首腦均主張召集國際共黨會議，而布里茲涅夫明白表示贊同，故是項會議正積極籌備，俄共利用該會議對匪實施集體清算。

③俄已在圍繞中國大陸邊境集結重兵，雖聲言自衛，實則對匪作軍事威脅。

## 二、一個目標：

迫使毛匪澤東及其親信，在內外交迫情況下自動或被勸下台，反毛之當權派掌政，如不能使匪回復「一面倒」時期，至少匪俄關係獲得改善機會。

## 嚴靈峰教授：

### 共匪的「文化大革命」

#### 本質上是一種反俄運動

因為時間關係，我只能簡單地將個人對此一問題的意見向各位報告。大家已經講的很多，我不願多做重複。

今天一般人都認為匪俄之爭乃是「權力鬥爭」。這是不着說的，因為共產黨自己明白承認：「一切政治鬥爭，都是「權力鬥爭」。」我們要理解的是：現在是誰和誰鬥爭？並且是採取何種形式來鬥爭。

毛澤東罵蘇俄為「修正主義」，其實毛匪自己所做的什麼「人民公社」、「大躍進」、「槍桿子裏出政權」、「人海戰術」等等，如果稍微閱看過馬列主義的書籍的人，都會知道他是和馬克思主義攀不上親眷的；所以他們所謂理論之爭，根本是一種幌子；同時也是很可笑的。而且五十年來，蘇俄建設社會主義根本沒有成功，馬克思主義曾經在歷史上接受過半個世紀的考驗，已經證明此路是不通了。而林彪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屬荒唐胡說。總而言之，他們之間的鬥爭，已經從過去對社會有地位的人士及尾巴黨派轉到自己內部的互相廝殺的地步了。

我今天看到兩份有關匪俄雙方對罵的重要文件。其一是八月十二日共匪「紅旗」的社論，它講得很清楚，它講現在「是我們防止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顛覆陰謀和實行『和平轉變』的鬥爭。」這是毛共代表性的言論。其二，十一月廿七日真理報的一篇編輯部的文章也講得很清楚，它講毛澤東對「人們由於蘇聯好感的極微小表現，就遭受迫害。」雙方的話都已說得很明白和露骨；我們用不着多加徵引。

過去，史達林、黑魯曉夫時代，共匪稱蘇俄為「老大哥」、和「無私的援助」，現在竟變成了「頭號敵人」、「和美帝勾結」。過去蘇俄稱「親愛的毛澤東同志」，如今却喊「毛澤東集團」、「毛澤東親信」。共匪更稱俄共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所以，現在雙方之鬥爭已到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程度。

歸結起來講，此次共匪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骨子裏就是一種反俄運動，雖然他們高喊什麼「破四舊」、「立四新」，但事實上中國根深蒂固的數千年傳統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摧毀的，他們有什麼「舊」的好破？又有什麼「新」的可立呢！至於何以證明他們是反俄運動？我們可從幾點來看：第一，為什麼共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用「紅衛兵」？紅衛兵都是一些十四歲到十八歲的無知青少年，如何够稱得上是「無產階級」的「接班人」？而原來與毛澤東共同造反叛亂的人都不用了；黨不用、團不用、工會不用、文化機關的人員統統要打倒，這是為什麼？因為，這些人根本不聽毛澤東的話了。理由很簡單，這批三十歲以上的老一輩匪黨黨員，都是經過出生入死的顛沛流離的生活的；人總是血肉之軀，經過了長期緊張是會疲倦和苟安的，這些人決不贊成毛匪的「大躍進」、「挑燈夜戰」、「月亮當太陽」的胡搞，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於是，在匪黨內便形成了一股「右派」的力量，他們希望能有一個安定的局面，如劉少奇、鄧小平諸人就是，他們對俄人還存深重的幻想，不願與蘇共分裂；而斷絕俄援造成一個困難和孤立的局面，因為他的什麼「三面紅旗」，土法煉鋼等通通宣告失敗了。

今日在大陸上，一些留俄的人都成了鬥爭的對象，過去的張聞天、王稼祥、陳紹禹等等已不必說，現在連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之流都成了主要目標。

毛匪之所以利用「紅衛兵」的群眾力量，乃是因為劉少奇這一派目前在

中央和地方的黨、團部內，仍掌有相當大的力量。至於「紅衛兵」又有什麼力量？這一點俄國人已指出，「紅衛兵」背後有軍隊、特務來支持。但目前林彪是否控制了整個軍隊，毛匪是否掌握到全部的特務組織，仍大成問題；所以這場鬥爭，將決定於看誰拿到軍隊和特務力量。

毛匪鬥爭之目的，是要剷除俄國人在中國大陸的任何影響，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倒和清除所有與俄國有關係的人。至於蘇俄所採取的手段，則是積極地在國際上「孤立」毛匪，在國內支援「反毛派」的力量。蘇俄目前不可能以軍隊攻擊毛匪，一則怕為美國利用，再則恐共產附庸國不表同情；乃至激起真正的「民族運動」。他們要用武力，最有限度以大軍壓境，從事小的挑釁，同時策劃邊區少數民族從事「獨立」或分裂活動而已。

毛澤東一旦被打倒，匪俄關係雖不一定完全恢復，至少亦不會像目前如此之糟。試看蘇俄一再強調同「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友好，只罵「毛澤東集團」如何如何，便可明白。他們業已公開表現，很可能在共匪內部已經找到了合作的對手。

所以，我認爲此次共匪的「文化大革命」，本質上乃是一種反俄運動，目的是要剷除俄人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進而衛護毛匪即將丟掉的政權。而蘇俄則一心想推倒毛匪，欲再度在中國大陸製造更忠實可靠的傀儡政權。

再從蘇聯黨爭的歷史經驗言之，過去蘇聯黨爭是以「黨」整「軍」，毛澤東則以「軍」乃至「娃娃兵」整「黨」，以無組織對有組織。蘇共黨內鬥爭時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兩派均無外援。毛澤東的「反對派」是有強大外力支持的。

末了，我要特別提醒自由世界的人士，尤其是友邦美國學者：不要以爲毛澤東被打倒之後，劉少奇或周恩來他們會較「溫和」一些，他們會和蘇共重修舊好，向美國伸出「和平共存」的手。如果有這些想法，即將是最「愚蠢」的！

我們要根本瞭解，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是「一丘之貉」，一旦共匪和南斯拉夫一樣，重回到蘇聯的懷抱，他們只有對俄國人更聽話；那時蘇聯在遠東的地帶就可以高枕無憂；他們在歐洲、拉丁美洲和越南的戰場上就可以對付美國，使它疲於奔命；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噬臍莫及的！

孫雲峯先生：

## 匪俄鬥爭目前到達新的高潮

### 長期鬥爭中毛匪不可能勝利

關於匪俄關係的問題，因爲時間關係，只能概括地提幾點意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情況，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因爲十一中全會以後，俄共中央正式表示了他對中共的態度，而且特別提到毛澤東，我們研究此一問題，應該從歷史發展的階段來觀察。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五六年以後，匪俄關係已經逐漸惡化，但是俄共中央正式向中共展開特別攻擊的，却在中共十一中全會之後。共匪的九中全會、十中全會都是在匪俄關係已相當惡化的時期召開的，但是我們看到九中全會的時候，中共中央的公報，仍然表示要「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同蘇聯的團結」。公報中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十中全會是一九六二年召開的，在其對俄關係上仍然表示，要發展同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十中全會對「修正主義」的態度則說，要反對「以狄托爲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至於「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全會中也沒有提到。

十一中全會的情況，顯然有很大的不同。此時中俄共的關係不論在實質上、或在形式上都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本來在這之前中俄共的鬥爭已是公開化，而且非常激烈，但是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在國際事務方面，特別着重對蘇共新的領導集團的攻擊，指斥其實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同時指責俄共走的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要與俄共的「修正主義」鬥爭到底，「劃清界線」。中共十一中全會，除了「文化革命」，就是反俄和搞「毛澤東思想」，這在中共黨史上和國際共黨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由此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俄共爲什麼在過去也會多次公開與共匪論戰，但俄共中央一直沒有正式表示一種形式上的反對中共，特別是反對毛澤東，這一點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爲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公開的正式

的，要與俄共「劃清界線」。迫使俄共中央不得不於九月一日發表一篇聲明，指責中共的「反蘇路線」已成爲「正式政策」。並說此一政策是「藉着一種新的力量爆發出來」，所謂「新的力量」當然是指「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之亂，俄共認爲此一情勢使匪俄共的關係「激劇惡化」。由於匪俄共中央公開的正式的表明態度，因而，目前匪俄關係確實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匪俄關係在黑魯曉夫的時代，已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黑魯曉夫下台後，是匪俄關係一個重要轉變的關鍵，此一關鍵俄共是把握住的，中共也企圖把握，但最後此一問題並沒有解決。中共試探俄共態度時，俄共表示他們仍保持俄共二十次大會以來決定的路線，這樣中共便無法恢復與俄共的所謂「友好關係」。黑魯曉夫下台以後，布里茲涅夫也會尋求進一步解決的辦法，召集所謂國際共黨會議，但是沒有成功，因爲中共拒絕參加，中共認爲這樣的一個會議根本是分裂會議。

直到現在，黑魯曉夫下台後的俄共新的領導集團，依然保持黑魯曉夫的俄共二十次大會以來的路線。中共在此一情況下，不僅不能讓步，反而強化 and 堅持「毛澤東路線」。因之對俄共新的領導集團，發動了更猛烈的攻擊。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內部反毛鬥爭的擴大和惡化，使中共內部的鬥爭與俄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密切的關係是什麼呢？客觀上就是中共的「反對派」或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始終是企圖與俄共保持所謂「友好互助合作」的關係，中共十中全會以前的情形，可以證明。中共的反對派實際上是劉少奇爲首，毛共說提出路線的是一二人、或幾個人，試想什麼人可以提出路線呢？當然是指劉少奇爲首的少數人。中共一九五六年八次大會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一九五八年八屆二次大會的「總路線」都是劉少奇提出來的，此一路線在中共的立場，客觀來講是正統的路線，此時的匪俄關係上大致是「友好的」、正常的。

毛澤東所要打倒的「資本主義當權派」、或修正主義，就是比較接近俄國的這一派。於是毛澤東不得不加緊匪俄共的鬥爭，在中共內部是如此，在國際上也是如此。俄共指斥中共在國際上拉攏的是些什麼人呢？都是些托洛斯基主義者、叛黨份子。但中共不論是托洛斯基主義者也好，叛黨份子也好，只要擁護中共、擁護毛澤東，毛共一定要收買。國際間十幾個國家的共黨都有反對派，這些反對派當然是少數派，中共在國際上確實是孤立的，

但孤立是一回事，毛澤東有機會又是另一回事，毛澤東確實要這樣做，不惜用一切手段進行收買，進行分化和分裂，像義大利、法蘭西的共黨也有反對派，毛澤東這樣做，國際共黨也確實是頭痛的。

就這樣一種情況來看，匪俄鬥爭目前確實已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新的階段，兄弟的看法此一鬥爭在可見的將來只有一天惡化，不會有什麼好轉，至於其發展的最後結果如何，很難預料。但毛澤東不可能勝利，因爲他不可能將一切反對派打擊下去、打擊完了，因爲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都是錯誤的，匪俄共鬥爭，我認爲是長期的激烈的鬥爭。除非中共內部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毛林集團被打倒、被推翻。

因時間關係，不可能再多講，謝謝各位。

項迺光先生：

## 大陸上可能隨時發生變亂

### 匪俄間不可能有妥協局面

匪俄關係的發展，是世人關心的問題，因爲它對我們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圍繞着這個問題，有諸多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則是須要我們冷靜的判斷。

首先我要說明兩個問題，這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第一是國際上一些人士，特別是某些美國朋友們，對共匪抱有幻想的問題。近兩年來，我個人從諸多的讀物和報導裏，有一個感覺，是毛匪澤東病危並將走向死亡，大半係來自西方新聞的報導，這可能和姑息主義者對共匪的幻想有着關聯的。因爲，他們幻想如果毛匪澤東死了，第二代將要和平轉變。但事實不是這樣，今後共匪的道路，我們可以看到混亂、矛盾、內爭和毛匪澤東對整個中國大陸控制的削弱，可以看到共匪「右傾」的力量被整肅和「左傾」的軍事獨裁在加強，却看不到第二代有和平轉變的徵候。匪俄新的鬥爭提供這項判斷的參考，「紅衛兵」的活動更證明這項判斷。

第二是歐洲某些人士現實主義的影響，他們爲了牽制俄國，企圖利用所謂以華（匪）制俄的政策，因此，向共匪妥協，採取毫無原則的緩靖主義，

構成一股逆流影響則是多方面的，我必須指出，這不僅不實際，而且是一種可怕的玩火的行動。

其次，我願就匪俄關係，發表一些正面的意見。

匪俄的鬥爭現在是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了。現在俄共對毛匪已進一步採取指名攻擊，並在廣播中，天天都有對共匪的聲討。這是在共匪「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之後，俄共的具體反映。就俄國對共匪來講，是對一個問題的兩種表現。那兩種表現呢？一是「右派」力量被公開打擊，這使俄共很痛心。因為毛澤東、林彪所走的道路，所培養的第二代——「紅衛兵」的道路都是反俄的道路。所以對共匪「修正主義」的期望，用和平通過會議的「民主」方式（俄共會指責共匪不民主、違法）所期待的變化亦已幻滅。另一方面則是俄共鼓勵反毛派起來，鼓勵共匪內部的鬥爭。這說明了，匪俄鬥爭的更加尖銳，已沒有妥協的餘地。

我判斷：第一，在毛匪的軍事獨裁之下，將使共匪處於長期的複雜的矛盾的內爭中。雖然有「右派」的力量，但是「右派」力量拾不起頭來，分散而不集中。所以祇能使毛匪澤東的統治更加脆弱，成為眾叛親離的局面。第二，在這種情勢變化之下，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大陸上也可能隨時發生變亂，發生內戰，發生混亂局面。

所以，就整個鬥爭來講，匪俄妥協的可能沒有，祇會走上更尖銳的發展。我們也看不出「修正主義」有可能抬頭，或是被毛匪澤東門倒的知識份子會把以軍事或特務為基礎的毛澤東推翻。因為，俄國在中國大陸上，沒有組織力量，祇有部份思想的影響力。

王啓升先生：（書面意見）

## 匪俄鬥爭是雙方頭目之爭

### 非以對方黨及政權為對象

嚴格說來，匪俄鬥爭的新階段，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舉行十一中全會及俄共中央九月一日對共匪發表聲明以後開始的，到現在為止，為時不過四月，這個鬥爭新的階段，現在正在繼續下來，演變如何，值得吾人密切注

匪俄鬥爭新階段

意。

匪俄雙方的鬥爭，我們首先應弄清鬥爭的界限和範圍，是誰在同誰鬥爭？匪黨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有下列一段話：

「對於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必須劃清界線，堅決揭露他們工賊真面目，不可能同他們搞什麼聯合行動。」

這可以看出共匪之反俄，是反對俄共領導階層中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亦即反對俄共現在克里姆林宮的頭目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等俄會。

同時，俄共九月一日對共匪的聲明亦明白講：

「中共領導階層已經將反蘇路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政策」。

這段話說明，實際反毛的是共匪的領導階層，這當然是指以毛林二匪為首的共匪權力統治集團。

所以，匪俄鬥爭是雙方頭目之爭，雙方均以對方的頭目為鬥爭的對象，不是以對方的黨或政權作鬥爭的對象。既然匪俄鬥爭為雙方頭目的鬥爭，所以雙方頭目權力的得失消長，對匪俄鬥爭均有極重大的影響。

目前共匪在共產集團內部是孤立的，在大陸內部由於反毛勢力的抬頭，毛林二匪亦是很孤立的。起用紅衛兵來代替「黨」、「團」，這說明匪黨的黨與團均有問題，均有大的反毛勢力存在。毛匪派自己的妻子江青担任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更證明毛匪的黨徒大多不可靠，否則為什麼一定要借重毛妻不可呢！

大陸反毛勢力膨脹，與匪黨黨徒之不可靠，除了大陸人民反共匪暴政這一社會背景外，另一國際背景，當為共匪現所攻擊的所謂「修正主義力量」。

明驥先生：（書面意見）

## 匪俄關係雖至不調合階段

### 但不致決裂或是軍事衝突

近十幾年以來，匪俄關係，由狼狽為奸到不可調和的鬥爭，這已是世人所週知的事。至匪俄鬥爭的新階段，則是自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開始的

(13) 二三五

。現在茲將對這個問題的幾點淺見，擇要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 一、造成匪俄鬥爭走向新階段的因素

#### (一) 共匪實施「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

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共匪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其主要議程有二：一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另一是討論及批准自十中全會以來，匪黨中央的重大決策與重要措施。在這次會議中，共匪會指責俄共犯了六大罪狀：①背叛馬克思主義，②背叛列寧主義，③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④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⑤背叛國際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事業，⑥背叛蘇俄人民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同時，在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中，不僅完全關閉了與俄共以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之門，而且並把蘇俄作為他們的頭號敵人。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共匪為加強打擊俄共，復採取下列四項手段：①對內清除黨內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也就是要把可能具有「修正主義」傾向者予以徹底整肅，其目的，就是要杜絕俄共在共匪內部進行顛覆活動的根源。②對外在國際共黨運動中，擴大宣傳俄共「修正主義」的錯誤與美國「勾結」的罪行，以醜化俄共領導人及打擊俄共領導威信。③發動「紅衛兵」包圍蘇俄駐北平使館，污辱在華俄人，以圖在大陸全面掀起反俄「反修」運動。④九月二十二日，共匪規定所有在大陸俄國學生於十天至十五天內返俄，撕毀了匪俄文化協定及一九六六年兩國文化合作協定。

#### (二) 俄共對共匪採取猛烈的反擊

我們知道，蘇俄對於任何一個附庸政權，都是要求保證對它絕對的效忠，現在共匪既反臉成仇，把蘇俄當作第一號敵人，這當然是蘇俄所無法容忍的。於是，自八月下旬起，莫斯科對共匪即採取猛烈的反擊；十月一日，俄共中央會發表聲明，除了指責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完全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兩次莫斯科會議國際共黨共同制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相對立，並就「紅衛兵」的暴行向匪偽政權提出抗議以外，主要地還組織動員各國共產黨——包括東歐各國共黨和各非共民主國家共產黨對共匪展開了圍剿。其具體的措施，有以下數點：①召開九國共黨會議。今年十月十七日

至十九日，波蘭、捷克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古巴、東德、外蒙古連同蘇俄九個國家共黨代表集會於莫斯科，俄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會中會公開指責共匪在國際共黨運動中製造分裂活動的錯誤。事實上，這次九國共黨會議，就是俄共發動各國共黨圍攻共匪及孤立毛澤東偽政權的一次戰略會議。②策動召開國際共黨高階層會議。在莫斯科九國共黨會議以後，保加利亞及匈牙利兩國共黨均相繼召開代表大會，許多國家共黨都派有代表團參加。在保、匈兩國共黨會議中，俄共均會積極策動召開國際共黨高階層會議，並獲得多數國家共黨的支持。這項會議召開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正式譴責毛澤東思想及政策路線的錯誤，把共匪排斥於國際共黨運動以外，以促使共匪在對外關係方面陷於完全的孤立。③對毛匪澤東指名攻擊。在匪俄鬥爭以往近十年的過程中，俄共對共匪的批評或攻擊，尚作一定程度的保留，但十一月二十七日，俄共「真理報」發表社論，却一反過去的作風，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發動一項空前未有的抨擊。同時，並公開支持共匪黨內反毛力量起來推翻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由此可知，匪俄鬥爭的確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④驅逐共匪留俄學生。十月七日，蘇俄政府宣佈：所有在俄國讀書的共匪學生，限於十月月底前離開俄國。據塔斯社引述蘇俄高等及中等教育部的談話說：今年九月間共匪單方面違反互惠的原則，並中斷在中國大陸上蘇俄學生與受訓者的訓練課程。蘇俄學生已奉命在十月十日以前返回俄國。至蘇俄政府所採勒令匪學生離境的措施，旨在報復今年九月俄國學生被共匪逐出的事件。

#### (三) 越戰的升高與擴大

越南戰爭不僅是民主國家同共產集團之間關係自由與奴役的一種重要戰爭，同時也成為匪俄鬥爭的競技場。匪俄在越南問題上的鬥爭，並不只是為了爭奪越南，而是為了爭奪世界三大勢力——社會主義勢力、民族主義勢力及民主和平勢力的領導權，更深一層看，實際上也就是匪俄不同的國際共產主義路線的鬥爭。因此，匪俄在越南問題上的鬥爭，不僅使雙方關係更加惡化，同時也導致了越戰的升高與擴大。

目前共匪對越戰的戰略，乃是要以越戰作它「人民戰爭」的試驗場。在這個戰場上既拒絕一切和平談判，又不願使戰爭全面擴大和迅速結束。共主

要目標有二：①利用越戰的長期不決，消耗美、俄兩國的力量。②利用越戰的升高與擴大，以刺激並引起美、俄的直接衝突。

## 二、對匪俄鬥爭新階段的幾點看法

第一、匪俄鬥爭雖然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階段，但雙方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尚不致斷絕外交關係或軍事衝突。因為蘇俄之打擊共匪，

它是儘量尋求軍事以外的一切方法，以制服共匪。

第二、在匪俄鬥爭中，倘蘇俄果能支持反毛份子推翻毛澤東的領導權力，重新恢復對中共匪幫的控制，將使整個世界局勢陷於非常嚴重的危機。

第三、敵人鬥爭愈激烈，對中華民國和自由世界也是愈為有利，千萬不要幻想敵人自行毀滅，我們必須切實把握這一有利的形勢，來開拓反攻復國的機運。

## 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先生，現在離預定結束的時間祇有六、七分，還有好幾位先生的高見沒有辦法在這裡發表。我們要求尚未發言的先生們能為我們提供書面意見，以便在本所出版的月刊上發表。今天各位先生就這個問題提出了很深入的檢討，我想也不必再加以重複，下面祇是提出一些個人補充的看法，請各位指教。

第一、由於共匪所處內外形勢，日益惡劣，今後蘇俄將使用軍事以外之一切手段，對共匪發動最猛烈的攻擊，尤其着重在大陸內部來顛覆毛匪澤東的統治。反之，毛匪為了自保，也勢必加緊所謂反修鬥爭，因而明年在大陸內部，必將出現較目前更為激烈的內亂。毛匪黨政系統已經敗壞，所持者唯有武裝部隊。但軍中反毛反共的思想普遍，到了緊要關頭，誰也不會為毛匪賣命作垂死掙扎的。

第二、蘇俄要除掉毛匪，是想扶植新傀儡來控制中國大陸，為禍亞洲，同樣為中國人民所反對，這種夢想也是決不能容其實現的。因為任何中國大陸的共黨政權，都將與民主國家為敵，因此是中國和亞洲人民的敵人。有人以為如果毛匪死掉或者林彪完全控制了政權，將可使匪俄關係緩和，這種看法都毫無實現的可能。因為林彪靠毛澤東才能起家，他只有更加貫徹毛澤東的暴力路線，才能制壓反對派，否則失去了暴力的憑藉，他自己也就不能存在了。

第三、民主國家中，有人在等待毛匪的紅衛兵之亂自取滅亡；有人怕他狗急跳牆，對外冒險，因而予以安撫，對匪姑息；更有人希望匪俄訴諸一戰，坐收漁利。這種僥倖心理都是極為危險的。因為匪俄之間有鬥爭，亦如民主陣營之中有矛盾和衝突。我們如果不能運用敵人的弱點，並加強自己的團結，那麼匪俄鬥爭對民主國家不但無益，反而促長姑息妥協，給敵人製造機會，多年來的慘痛經驗，就是教訓。至於蘇俄是否將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宣佈斷絕對匪共的關係，我以為俄共現在所叫的口號，還是係衛團結，儘管實際上它將動員一切組織的力量，來包圍共匪。所以只要有可能，明年俄共一定會籌開對匪鬥爭的國際共黨會議。（完）